

萬曆宿遷縣志

亦勵官守矣吁可無慎之

宿遷縣儒學題名記

余世忠教諭

嘉靖壬寅之春鳳陽二守高侯惟孝以公事經宿遷謁

先師廟升明倫堂揖畢進諸生講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章  
因言曰化以教成教以師立今日諸士子氣度彬彬諫論  
壹豈其教貞矣乎忠惟愧汗而已爾又曰宿邇淮甸涵濡  
聖太祖教澤尤溥其歷年以來司教者有題名石乎忠對  
曰此缺典也雖然間有特立可法如高公諱能者人常  
有彌之者第不知所終何如侯曰此爲吾祖景泰間主教  
此邑後遷

卷之二

秦府左長史方今一品許太夫人之父

家奉松臯翁之外祖也吾長伯名裴者登進士第官任  
都給事中吾兄弟名惟貞惟賢惟嶽惟翰暨不佞叨鄉貢  
分治郡邑有姪曰策曰第曰擢曰垣曰擢曰卽曰掇者凡  
七人是爲曾孫遊

太學任縣佐與屬各勉守清白而不敢自棄者紹先志也

忠雲服之而已爾越日質諸鄉長者僉曰徵哉嘗聞

高公爲人心地光明剛介不屈教學者惟孝弟忠信故嘗

時宿之士風丕振淮北今日之流光也固其所哉忠惟

慕之而已爾歸與寅友湖南劉子遠茂東魯張子相曰教

重責也惟勉斯塞惟息斯隙塞則不負天亦佑之隙則獲  
戾天豈肯佑之乎夫古今之善一也天人之理一也懿德  
之好將焉棄之忠也羈此八載具隙而負者亦久且重矣  
幸遇前修子孫之光裕慶賞勛庸震寰宇而不磨敢不竊  
自策奮冀少追以淑君子之澤豈直愧汗嘆服仰慕之而  
已哉二子曰審是願共圖之遂刻石以誌名氏亦以期後  
之君子不斲也

張公名宦祠記

鳳崖公令宿遷距今餘三十年屢遷屢更北捐館距今亦  
二十又六年宿遷人思之爲立祠以祀距今且十餘年矣

宿遷縣志

卷之七

四

四百一七

而復有此舉示愈久不忘也公之沒已有謗閣臺院趾公  
爲文以榮其哀以傳於世矣蓋公之盛德茂功非此不可  
如裴度淮西之功乃絕世之功而韓愈平淮西之碑亦絕  
世之文徵此功不足以當此文徵此文不足以發此功鳳  
崖此碑尚宜以榮哀諸公爲之而乃濫及天錫豈以天錫  
爲公之鄉人且嘗官于徐爲宿之鄰壤耶蓋同鄉則得以  
見其行鄰壤則得以聞其政見其行于平生而素履甚明  
聞其政于沒世而公論以定以素履而驗公論以公論而  
符素履則其言非溢美其事非過情文雖不工固實錄也  
往年天錫嘗按事宿遷居月餘因得一拜祠下父老從而

拜且泣曰君我公里人也其知公必詳公已不可作矣公  
其有後乎余曰公之子若孫多而且賢耕者克家讀者懋  
學母夫人悅豫而壽孝友著闔族姓將益大矣父老收淚  
而喜曰天報我公宜如是也我輩知公後必昌亦如是也  
余曰公何德政而致是耶父老曰遞數之不能終其物悉  
數之非更俟不可余曰第槩言之父老曰大率我公以清  
忠端厚之人爲廉明公溥之政禁私謁以杜苞苴去近幸  
以防壅蔽均賦役而髮不容奸乎好惡而情不少貸舊規  
銀差有額外之征均徭有歲派之擾公悉省之民甚稱便  
地惟產麥民賦賴焉部曹則易以粟民倍值輸之亦不能  
辦公疏復其舊歲荒救歎民多逋賦司漕事者督責益急  
公疏免馬地當要衝紹鑑往來多需索公於常應之外無  
少與者民饑且蝗公大賑而民活顯天而蝗死昔賊寇擾  
淮北悅公庶戚戒不入境隆養士之禮飭婚姻之節士風  
民俗一時甚美當路者以公政事優異命攝府郭郭山陽  
事靈寃獄百餘人命理列郡戎事摘發甚多此皆政事者  
之優固未易及而德量之優尤人所難能者公嘗治逋稅  
一人其人啣之訟之當路不直即以付公公宥之訟于

朝復下其事於當路竟抵以罪遂配戍宿遷屬驛蓋當路  
欲公極之以杜後言也公曰人命甚重吾官甚輕害人命

以利吾官者不忍也父老語畢復爾致詞曰君言公後克昌殆此陰德之召耶余曰若知其政而未見其行止得其梗槩而尚昧其平生余與公同里閭雖於公爲後生然其處失陳之村親炙頗切公自少以聖賢自期言動不苟喜怒不見居家以孝友聞居鄉以敦睦重君守墓而甘雨降助於而芝草生皆善徵也蓋其清忠端厚之行出於天性故樂之于政自知是其優異也父老辭謝而去今宿遷父老朱鏜楊堂輩以名宦祠碑文見徵余不然文遂以宿遷人之口碑錄付宿遷樹之祠下以傳不朽云公諱璫字公玉別號鳳崖福山右族由鄉進士校懷遠今更實此邑歷遷隰霍紹興數州郡所至善政一如宿遷子四汝祥隱德能治生汝佑汝祺汝祿及長孫國賓皆業儒經明行修青紫可待自餘森森立竹生生未艾此亦天錫良吏之報並書以勸有位且俟傳良吏者採焉

名宦少尹龔公德政記

宿遷小邑也當南北之衝迎送勞而權勢擾城郭撤而兵備弛民疲役煩財竭賦重且地連海邇頑民悍卒厠乎其間爲令者求其政行民思久而不忘亦鮮矣矧丞貳於令秩亞而摧殺民頑而事冗者乎

公諱森餘姪人也孝友才行夙爲鄉望

銓司廉公能治劇授吾邑之丞正德十一年丙子秋八月  
至官甫三日即語其令曰設學育才以待用怠厥事者有  
司責也迺時其廉調其貧助其婚喪諸士賴之居無何烏  
思臧入貢胡僧連舟三百餘艘塞河而至縛官吏暴索取  
邑民大困公奮然悉請絕之以法方公之未至也以荒歉  
而禦人無寧歲公之來也集其民而告之曰耕而食鑿而  
飲以時而貢斯爲良民使放僻和侈吾皆如律罰無赦民  
咸畏且懷之遺不捨于道當道者委任交檄而令亦讓其  
能矣至若節域供給省財也公定戶口均役也優禮義門  
尚賢也尊遇耆年敬長也蘇讓察重本也養濟孤貧崇  
典也練習民兵講武也詳讞獄訟伸抑也斥遠近倖防奸  
也嚴稽吏牘革弊也此皆彰彰可紀也公爲人清儉持已  
平易近民暇則會鄉宦徐熙潘滋輩以詢民瘼卒之政善  
民喜爲他邑最蒞政三年以抑權勢去淡素如寒士巡撫  
叢公蘭嘉其政績移文即其家徵之不得已復起視事未  
幾遂引退焉士民遮道挽留者以千數先是其子

咲齋公輝以浙魁舉省公生員王士瑜等遂往受學吾邑  
士風文體因呂變于正焉今越二十餘年

咲齋公位都憲忠廉仁恕宛然公之家法士民聞之舉相  
告曰公之有積德而昌后也如此又曰天之不負于公也

如此欣慕而稱頌不衰嘉靖十五年丙申

都學聞人公詮以士論擢公入名宦祠久而詞類士民大

失望請於

郡守趙公大綱廼命工新之于是民皆權悅士子過其祠  
借曰公之政政無射于人然世遠而不能識吾輩之大恐  
也遂共謀刻石以示不忘倡者謂誰歲貢王子士瑜諸生  
管子榕姜子鑿潘子休高子飛徐子銳也主者謂誰知縣  
魏君鐸主簿王君鉞典史葉君可教諭馬君之乾訓導高  
君嵩屈君灣也屬慈以紀之慈素冰君之德知君之深敢  
竭鄙誠拾其大畧如此以俟太史公之採擇焉因爲作歌  
以咏之使春秋時祀以妥以修其歌曰

陵山巍巍兮一邦之望淮水滔滔兮百川之方公之令名  
兮維山之崗公之餘澤兮維水之泮

莫侯去思記

野史氏曰予讀春秋魯莊公十年孔子書曰宋人遷宿說  
者宿小國也宋人遷宿者遷其宿以別居也必有惡之之  
意惡而遷焉豈有善地哉秦漢以來沿革不常唐名宿遷  
馬我朝因之隸治淮安予南遊歸過河下鄉大夫吳子牽  
邀宴于馬陵山之陽登眺之餘因知其地田瀟水泛有不  
早而乾不雨而澇之憂爲其民與令不兩難哉嗟嘆回舟

間忽父老蔡廷瑞董數十人羅拜而告曰昔我莫侯察我  
邑裕薄念我民疾苦固不撫字比天曹以江之南倭寇入  
擾奪我父母奏調長洲輒去長洲者吳之分邑也是吳人  
有幸我宿人不幸也治方逾年而遺愛亦多今去已久人  
思之不能忘夫者魯閩人也于我接境願辱枉于館撰文  
敬勤諸石子不得已止焉明日四生陸建中汪孔彰馬河  
圖何伸待其書來謁咸曰此莫侯公令聊備先生采擇焉  
凡我學校之士皆受莫侯教曰其去而思思而不忘罔不  
孚于民也再拜而退予覽之類皆莫侯善政大端謂宿當  
兩京要衝之達供億浩繁其最難者夫役支給二事二事  
宿惠縣志 卷之七 十一

出于財賦莫公深恤民隱調度甚均然後者民之力也財  
者民之心也不疲其力與不病其心而又能均以愛之雖  
膏澤未盡究而宿之大夫士庶人寧不思之如父母乎雖  
然竊有疑焉莫公之去已久矣何待今日始乞文耶而  
聞其丞任君珩簿王君皆賢而父于任者也宜具書質之  
僉谷之曰前乎莫侯者有徐侯以治二年奇收簡後乎莫  
侯者有邵侯以治一年奇不祿後乎邵侯者今有蘇侯治  
未周歲百度俱興云外無他言若是其繼之之人予知之  
也而乞文之遲之故猶弗知也乃又詢之輿論蓋曰邵侯  
以莫侯之政異乎已也而反之且怒而訾之蘇侯以莫侯

之政同乎已也而承之且喜而美之由是予知乞文之遲者以此也於乎立碑者所以思其思而錄其善者也莫公慈母也繼之者其母非賢焉其爲子者安敢稱其前母之善而觸其怒乎繼之者其母果賢焉其爲子者安忍隱其前母之善以弗順其喜乎何也蓋令也者萬民之母也而子又視母之喜怒以從違者也夫反之而不泯承之而無不利去之久而民思之愈不忘其政之至善可知也詩不夫平有裴君子終不可諼兮莫侯之謂也文成碑立暨其事者幕史何君良也非才而能及于此耶莫公名抑字允升別號吉亭廣西馬平人登嘉靖癸丑進士

宋侯去思碑記

陳鳴鳳訓導

夫化民成俗係於學校而學校之興存乎其人古今人不相及非今人不如古也有能心古人之心則今人古道尚何今之不古哉昔者文翁興學校於蜀范文正公捨宅基爲學於蘇遂使禮讓成風義聲表俗至今誦二公之美者不衰宿遷地臨北疲弊衝煩近以連年水患士民困極學宮懸於邑之東南隅時主傾圮隆慶戊辰歲冬益都鑑弦宋侯以進士來宰是邑初下車即以學校爲首務考校之餘知諸士中有貧不能自給者思有以賑之先是邑有蠲場地徵率以供縣用侯乃慨然捐以給學校申明

督學憲院求爲學田續張皮湖土見民有以願佃者候  
爲申廣其額馬士之貧不能冠婚喪祭者歲有攸賴歲辛  
未秋風雨夫子廟春毀鄉賢名宦祠墮壞侯拜謁見之測  
然不安欲以學田租脩之又恐諸士無以濟緩急也頃之  
脩河隼有得錢若干萬獻縣甚喜遂申請盡以爲脩學用  
自文廟以至堂舍煥然一新餘又建敬一亭公私不廢而  
事罕學時咸以爲侯之異政本諸盛德格上下所致不然  
何爲欲養士而地爲見土欲修學而天爲助錢若是耶夫  
地徵舊以供縣用而悉捐以養士獻錢不以克縣庫而悉  
以修學此文翁范老之風再見於今日候之心即古人之

心也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自是宿之學宮壯觀士類有  
養則侯所以尊先聖成後學使士知禮民向義俗以還淳  
厥功懋矣又候之善政有不止是者他如俗國安民則見  
於遷水次之倉彰善聲則見於拜烈女之墓散錢粟以賑  
災傷減逋負以復逃亡開湖溝以備旱潦助河工以資轉  
漕崇神祀以保運築新路以便民於節用愛人慎刑輕賦  
盛美咸有可稱此無他良由候之德庶明而公惠寬信而  
敏公是以政平而事易集有如此者茲記學宮之脩學田  
之設特以功在學校大而且久者耳於乎候蒞疲邑  
加意學校如是使處可爲之地則其施設又當何如

郡邑而興起使人人如侯則作人多而天下治非侯有以風之耶士朝夕游於禮義相先之地當思所以自振期於遠大以無負於造作之意斯可矣諸士尚其勗哉侯陞職方近三年而宿之士民去後常見思立石以昭永久謂鳳司邑庠與侯同時知最懇祈載筆鳳素慕侯之德宿風之厚不容以不文辭因書之以侯循良者采焉侯姓宋名伯華字汝含學者稱爲鑑茲先生迺先大夫一川翁以經魁東省爲時名宦侯能世其美云

### 遷宿遷縣記

淮安府太府貴南邵元哲

淮郡所領州縣者十一而在淮之南口在淮之北者九

卷之七

四十一

在淮之北者歲苦河蓄所從來久矣其在於今則所稱淮河爲入海故道者日就湮塞以其故衆水術溢於淮之南數爲敗無穰歲無寧宇而况淮之北之蓄且十倍於昔乎淮之北之州縣爲清河桃源安東沭陽海州贛榆邳州宿遷睢寧而宿遷尤爲淮郡之界壤直當黃河下衝故其罹河蓄視他州縣爲尤甚予自守淮以來郡城數被水蓄蓄民嗷嗷待命於予予蓋朝撫而夕昧之其在淮之北者雖遠隔眉睫之外然時時民痼則何嘗一日不概於中也宿遷爲洪濤溢滴民号半圻而入於河即縣治圯者過半且駸駸及政事堂後先議遷者凡十逾紀予周覽於宿遷而

馱馬懼馬亦以財用大詘竟格議不得行乃

御史大夫左司馬新建吳公曰夫宿遷在春秋爲鍾吾國而置縣自秦始起於今矣固敵輔之地而淮楚之上游也其戶口且十五萬今不亟遷有如萬分一水大至吾不忍十餘萬生靈盡委而棄之河流也即如民間藉藉語皆天事謂守土者何夫憚蹙勞而失永逸非長策也惜繁費而昧宏國非完計也是故相時之貴先謀事之貴必夫時不可以再失也事不可以久遷下廢動淮揚銀米各若干遷之不復再議尋具以

聞報曰可於是蒞帑金漕粟三千六百兩有奇又益以贖

淮遷縣志

卷之二

三三 四百里

鏤二千百九十有奇乃遷縣馬陵山椒馬馬陵山距舊治三里而近然其地則巍然隆起矣城以土築而甃其堞城表廣四里城門三東曰迎熙西曰拱秀南曰望淮其北據堪輿家言不可明第亭其上曰覽勝亭窩舖八東西水關二城之西南地勢稍下則業已甃之又其外增築護堤一道云縣治隨山勢高下而建大門則建譙樓三楹有儀門有東西角門有堂自大門至堂為五級履者十級而升大門外為八字墻為影壁門左申明亭醫學右旌善亭陰陽學總舖街東西二坊曰撫綏曰保障儀門左置土地祠右置迎賓館堂左為幕廳東西房各八楹東西房後置東廡

吏舍各十楹甬之上爲戒石亭爲月臺堂之後爲知縣公  
廨自大門至後房亦以漸高四級縣丞主簿典史公廨各  
一所預備倉九楹在土地祠之左行禁二所在迎賓館之  
右儒學則盡如舊制遷縣治之東與縣治同位向而言言  
燿燿欄榭麗焉察院在儒學之東山川壇在望淮門外社  
稷壇在覽勝亭北養濟院在縣治南望淮門外百五十武  
爲鍾吾驛迎熙門外三百武爲馬厰爲演武廳凡此皆原  
議所未及悉者今俱整然具焉工肇於萬曆四年秋七月  
而是年冬十月落成儒學則肇工於五年春二月而夏四  
月落成縣既遷氓安故土髦循舊習衢吟巷歌熙熙愉愉  
若漢徙舊社於新豐而大羊鷄鴨之競識其家也是年六  
月河水來僅走城下不得壞民居父老子弟登陴而眺曰  
樂哉我輩顧乃有今日予聞之喜曰夫遷縣之役亦繁鉅  
甚矣十逾紀而莫能舉而一旦舉之桑陰不徙而大功立  
意者天之有以愛憫斯黎歆全活之耶予觀卜遷者纖鉅  
不同而貴得地形一也夫澗水東溼水西非姬旦所卜乎  
乃馬陵山者實發脉於兗州之泰岳蜿蜒綿聯八百餘里  
而止於是山是靈秀之所聚也風氣之所會也又黃河逸  
其前湖水環其左諸峯森列如衛如抱如伏如拱而今所  
遷縣適據馬陵山之陽真得地形之勝哉自是者民生安

卓効輸納之義士運興振弘光贊之勲則斯縣爲名區瓌壤奠

國家無疆之休予盖有享幸焉茲役也左司馬吳公主之於上而承事於下則本府同知王君琰督其總縣丞張璠主簿葉公明典史王梓分其界訓導劉美司其錢穀之出納至於一切經畫調度節縮使諸工畢成而財不另議則宿令喻子文偉有勞勩也予何能有裨於斯遷第紀述其事以昭示來茲云爾

建城遷治記

知縣喻文偉

夫益之六四利用爲依遷國遷國至大務也古之人重之故祖乙居耿盤庚震動萬民以遷豈擇而取哉圮於河也不與河爭利而用求地於新邑在昔盖已然者奚獨於宿而異之宿舊治瞰黃河下衝歲爲洪濤嚙決通政事堂不數武吁亦危矣余蒞任目擊其狀心甚惻焉亟圖爲改遷計顧歲災極矣民力困矣可重勞哉夙夜焦籌者久之盡捐任內所蓄紙贖銀麥僅四百兩白之郡伯邵公公加惠黔黎德澤汪濊方圖再造於宿適余請深嘉納之以達於臬臺舒公轉聞

督臺吳公公曰有是哉縣治民廬胥此焉係可緩圖乎德意殷殷遂欲起昏墊而躋之太平之治特發帑金漕粟三

千二百有奇文會

按臺邵公  
巖臺王公復捐贖鏹二千九十有奇爲遷學費疏請於

朝可之以其役屬余以監督屬分府王公余周爰相度得馬陵山之陽夫馬陵一山發脉於充之太岳綿亘八百餘里而止歸於是邈其行度則穿落傳變若串珠走馬群馬貫雲然入局之際蜿蜒磅礴既翕復張由紫微而轉天市自天輔復入天皇諸峯森抱逆按橫關黃河遶厥西南湖水環其東北向丁坐癸氣格軒雄真若相公之升堂大將之登營者爰拓地建城庶民誰呼子來者三千餘輩經始於萬曆丙子秋落於冬孟凡百閱日而城成治亦與之俱

有遷縣志

卷之二

六六四四卅八

成城土築袤廣四里許取裁用圓象太陽也身高一丈五尺址闊三丈頂磚鋪闊一丈雉磚砌高三尺城門三東曰迎熙西曰拱秀南曰望淮北則元龍入首未可闢門惟建亭其上曰覽秀窩舖八東西水關二治基隨山勢高下而關之直深四十五丈闊三十丈從頭門抵大堂爲五級蓋取自下升高之義堂高二丈九尺六寸闊五間大門增高尺土上建譙樓三間高二丈七尺以門中心各開二丈五尺列八字手牆前去五丈四尺立影壁門左建申明亭醫學右建旌善亭陰陽學總舖街之東西豎坊牌二曰撫綏曰保障由頭門四丈九尺五寸以十一步建儀門三門址

高一級尺許屋高一丈八尺東西角門各高九尺左置土地祠右置迎賓館各三間自儀門一十三丈一尺五寸許音陽二十七步之上立大堂左翼幕廳三間東西房科各八間東房後置東吏舍十楹西房後置西吏舍十楹甬之上戒石亭在馬月臺高甬一級尺許軒基高月臺一級尺五寸許堂堦又高一級尺許知縣公廨一計六楹大門高一級尺許二門高一級尺五許許廳高一級後又高一級各尺許蓋俾脉氣之入紆徐有漸而為和平之象也縣丞主簿典史公廨各一凡二十餘楹預備倉九間設於土神祠之左監獄二所設於迎賓館之右若儒學若察院皆遷建縣治之東其西則城隍廟立焉山川壇遷近望淮門百二十步社稷壇遷近覽秀亭百步工既竣計所費省初議四之一即以其羨改鍾吾驛於望淮門之南且取西南之水城而磚之外復障之以堤羅乎治者亦易以磚墉他若凌雲會館演武廳馬廐養濟院莫不煥然新森然備歛不及民而民不知勞與費也一時觀者嘖嘖以訐謨神算歸焉不知度土奠民使水不能災求永樂其有寧字者則

固

督臺公之深仁厚澤亘千萬世而佩誦之者不衰焉曷敢與焉是役也分董之勤叅尹張君璠判簿葉君公明慕史

王君梓學諭何君儀出納之父司訓劉君筭而巡檢于好  
古驛丞陶銀工吏周杲陳訓范亮邵興周省祭官蔡坤昆  
世興邊鶴鄒邦永李官高論王湘姜琪李价蔣臯劉朝臣  
李愷王松徐瀾王栢義官宋浦周鎮李芳與夫老人劉文  
禮李田羅胤芳趙遜朱森張尚忠唐松郝文科崔讀龔堂  
賈澄素信葉增年陳九卿蔡棟葉洞王仲卿于邦水胡思  
舜嚴馮趙棟吳齊張衍王柱張仕妣必通葉遵蔣實潘朴  
周之冕袁相劉世科王永王九鳴周用呂葉官顧守仁未  
世樂王錠高攀高學孔劉寶曹昂陸山陳昂郭堯沈泮徐  
綸傳宗許科張惟善劉守爵陸守中朱綱徐岱楊汝德著  
民昆世雄陳邦用陳九卿蔡烈張銃徐洲蔡廉曹盤趙京  
張敖王大用劉大權何其弟吳尚仁侯拱施大筆房偉張  
保呂拱力淵張平張位李世英李同張相嚴敬王得胡淮  
吳卿劉大樞張世壘王珏王子臣王遵郭守義韓仲春徐  
笙胡萬張仲義黃守其王臣孟仲恩徐禮朱大臣周佃張  
燦陸在中朱中蔡雄張振陳渠周寬蔣守信王仲芳蕭義  
張行孫應奎劉德京張倫房保朱袞李文苗講韓得時  
楊洗幹理分督亦既勤且勞馬例得附書

新遷儒學記

知縣喻文偉

舊儒學僻在東南隅地當下流泮左滙成湖蕩頻年